

刘晓曦

(武警沈阳指挥学院, 辽宁 沈阳 110113)

# 唐代咏西施诗浅析

**摘 要:** 西施是中国古代著名美女,亦是经常出现于历代文学作品中的一个文学形象。唐代,我国诗歌创作达到巅峰,出现了一大批杰出的诗人,流传下来许多脍炙人口的作品,其中就有很多是吟咏西施的。本文以唐代西施题材的诗歌为关照对象,发掘此类诗歌在整个唐代的演变特点,并且以小见大,进而审视唐代诗人在思想、艺术等方面的时代特色和流变轨迹。

**关键词:** 形象; 主题; 演变

【中图分类号】: I207.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1416-(2005)02-96-03

【收稿日期】: 2005-03-11

【作者简介】: 刘晓曦(1978-),女(汉族),辽宁沈阳人,现为武警沈阳指挥学院训练部语言教研室教员,主要从事语文教学研究。

西施作为我国古代四大美女之一,历代以她作为题材创作的诗词、戏曲、小说等可说是蔚为大观。其中就诗歌而言,尤以唐代为盛。因此本文以唐代西施题材的诗歌为关照对象,发掘此类诗歌在整个唐代的演变特点,并且以小见大,进而审视唐代诗人在思想、

艺术等方面的时代特色和流变轨迹。

## 一、唐以前西施故事内容的定型和完善

就今天的西施的故事来看,是发生在春秋时期的吴越争霸期间,但是在先秦时期的典籍中却无法找到与西施复国的故事有关的记载,即便有关于“西施”的只字片语,也只是将西施作为美女的泛称。较为具体的只有《庄子·天运》提到过“东施效颦”的故事,以及《墨子》中的:“比干之殪,其抗也;孟贲之杀,其勇也;西施之沉,其美也;吴起之裂,其事也。”<sup>①</sup>显然这些记载都很模糊笼统。司马迁的《史记·越王勾践世家》记录勾践复国的史实甚为详尽,连“尝胆”这一传说都写了进去,却唯独只字不提西施,可见今天我们所知的西施的故事是由后人不断加工丰富的、传说多于史实的故事。

“西施复国”故事的真正定型是在东汉,其中《越绝书》的记载是至关重要的。一般认为此书为东汉初年袁康、吴平所撰,书中记载西施主要有两处:

美人宫,周五百九十步,陆门二、水门一。今北坛利里丘土城,勾践所习教美女西施、郑旦宫舍也。女出于苎萝山,欲献于吴,自谓东垂僻陋,恐女朴鄙,故近大道居。去县五里。(卷八“越绝外传记地传第十一”)

越乃饰美女西施、郑旦,使大夫种献之于吴王,曰:“昔者,越王勾践

窃有天之遗西施、郑旦,不敢当,使下臣再拜献于大王。”吴王大悦。申胥谏曰:“不可,王勿受。……”吴王不听,遂受其女,以申胥为不忠杀之(卷十二:“越绝内经九术第十四”)<sup>②</sup>

《越绝书》之后,又有《吴越春秋》和《拾遗记》记载了西施复国的故事,但都是根据《越绝书》的内容加工润色而成,内容大同小异,综合唐以前的几种主要记载,西施复国的故事已经大致完整,其内容可以概括为几部分:

1. 西施出自苎萝山,原本只是平民女子。
2. 越王勾践为复国,觅美女西施、郑旦,经训练后进贡给吴王,以迷惑吴王。
3. 吴王夫差中计,宠爱西施、郑旦。
4. 吴王荒废国政,越盛吴衰。越灭吴。

因此,本文所论及的唐诗的题材虽然都来自于西施故事,但诗歌的主题不仅仅只限于咏西施本人,而是包括了西施故事的几个分主题。纵观唐代的咏西施诗,这些分主题在不同阶段的唐诗中有着不同的侧重,从中我们可以探究唐代社会的变迁轨迹以及由此造成的诗人心态的转变。

## 二、唐代不同阶段咏西施诗的主题特点及其演变的社会原因

### (一) 初唐时期

初唐的咏西施诗只有宋之问的《浣纱篇赠陆上人》。这首诗前半段概述了西施一生的主要事迹：“越女颜如花，越王闻浣纱。国微不自宠，献作吴宫娃。”、“一行霸勾践，再顾倾夫差。”连东施效颦的传说也写入诗中：“艳色夺人目，教颦亦相夸。”后着段则是渲染西施得宠时对奢侈的物质享受的偏执，并以此来衬托西施在一切恩怨消泯后的心灵悔悟：“……自昔专娇爱，褻玩唯矜奢。达本知空寂，弃彼犹泥沙。永割偏执性，自长薰修芽。携妾不障道，来止妾西家。”

总观整首诗，对西施故事的素材选用是笼统的。作者描写了西施一生的跌宕起伏，其主题却是宣扬达本、修道的人生追求。这种宣扬玄理的主题应该是受到当时玄言诗余波的影响，并不能体现唐诗的总体特色，因而此类主题在以后的唐代西施诗中不复得见。

## (二) 盛唐时期

盛唐时期的咏西施诗以王维的《西施咏》和李白的《西施》最具代表性，此外还有王昌龄、常建等人的诗作。概括起来，这些诗有两个突出的共同主题。首先，是运用传统的美人香草的写法，以美人自喻，通过西施从一个卑贱的浣纱女一跃成为吴王的宠妃这一独特的人生际遇，表达自己希望得到君主重用、实现自己人生价值的愿望。王维的《西施咏》中就有：“艳色天下重，西施宁九微？朝仍越溪女，暮作吴宫妃。贱日岂殊众，贵来方悟稀。”写这首诗的王维当时正是渴望能够得到贵人赏识的年轻士子，由西施的得宠联想到自身的抱负，诗人对她的羡慕之情也就不经意的流露出来。王建的《吴故宫》则从越女的角度写“不遇”：“岂知一日终非主，犹自如今有怨声。”其次，是以西施艳冠群芳的美貌比喻自己的才能，表达诗人的自信。李白的《西施》就是绝好代表：

西施越溪女，自出苧萝山。秀色掩今古，荷花羞玉颜。浣纱弄碧水，自与轻波闲。

皓齿信难开，沉吟碧云间。勾践黜绝艳，扬蛾入吴关。提携馆娃宫，杳渺讵可攀。

一破夫差国，千秋竟不还。

李白的《效古二首》(之二) 同样

表达了诗人的自信和对无能者的鄙视自古有秀色，西施与东邻。蛾眉不可妒，况乃效其颦，所以尹婕妤，羞见邢夫人。低头不出气，塞默少精神。寄语无盐子，如君何足珍。

以上两类主题是盛唐咏西施诗的独特主题，此类主题也是非盛唐时期不可出。因为此时唐王朝的国力如日中天，社会安定，政治比较清明。知识分子的关注焦点是能否得到统治者的赏识，有机会施展自己的才华、实现建功立业的人生抱负也就不足为奇了。

## (三) 中唐时期

经过安史之乱的劫难，唐王朝已经开始由盛转衰。而唐明皇宠信杨贵妃导致的政治腐败是导致安史之乱的重要原因，杨贵妃也就成了“红颜祸水”的现实例证。对于不时涌上安史之乱遗留的阵痛的中唐社会来说，诗人有“女色误国”的想法是意料中事，折射到咏西施诗中，就难免通过西施来讽刺杨贵妃。因此，鞭挞西施妖惑吴王从而导致吴国败灭是这一时期的一个代表性主题。李绅的《姑苏台杂句》中写道：“越王巧破夫差国，来献黄金重雕刻。西施醉舞花艳倾，妒月娇娥恣妖惑。姑苏百尺晓铺开，楼楣尽化黄金台。歌清管咽欢未及，越师戈甲浮江来。”他的另一首《回望馆娃宫》则写西施并不为吴国灭亡而悲伤：“因问馆娃何所恨，破吴红脸尚开莲。”而鲍溶在《姑苏宫行》中也写西施是“中有妖姬似明月”。可见当时诗人对祸国红颜的厌恶。

这一时期的诗人对君王导致祸乱的责任也有所感想和批评，如君王的耽于游乐，奢侈骄纵等，但又总是强调夫差宠爱美女的错误。如刘禹锡的：“宫馆贮娇娃，当时意大夸。艳倾吴国尽，笑入楚王家。”以及殷尧藩的《吴宫》：“吴王爱歌舞，夜夜醉婵娟。见日吹红烛，和尘扫翠钿。”

总的来看，中唐时期以西施故事的诗歌已经从吟咏西施个人转而关注国家的兴衰，但是在探讨吴国灭亡的原因时，往往归咎于西施。这是由于离安史之乱不久，社会阵痛还在，而社会矛盾又还没有彻底完全的显现出来，因此诗中往往带有诗人的主观好恶，是一种愤懑情感的抒发而非宏观的、历史性的理性思考。这种理性的深沉

思考在晚唐诗人的作品中才得到了更好的表现。

## (四) 晚唐时期

晚唐时期是创作西施题材的诗歌的高峰时期，数量多、主题深刻、角度也更新颖。这一时期的诗更加关注吴国灭亡的原因的探究，并突破前人“红颜祸水”的思想，开始为西施翻案、辨冤去诬。比如陆龟蒙的《吴宫怀古》：  
香径长州尽棘丛，奢灵艳雨只悲风。吴王事事须亡国，未必西施胜六宫。

崔道融的《西施滩》：

宰嚭亡吴国，西施陷恶名。浣纱春水急，似有不平声。

卢注《西施》：

惆怅兴亡系绮罗，世人犹自选青娥。越王解破夫差国，一个西施已是多。

苏拯的《西施》更是振聋发聩，对所有的君王提出了警告：

吴王从骄佚，天产西施出。岂徒伐一人，所希救辟物。良由上天意，恶盈戒奢侈。

不独破吴国，不独生越水。在周名褒姒，在纣名妲己。变化本多涂，生杀亦如此。

君王政不修，立地生西子。

还有诗人站在国家兴衰、王朝交替的角度抒发怀古情怀，如于濬的《馆娃宫》：

馆娃宫畔顾，国变生娇妒。勾践胆未尝，夫差心已误。吴亡甘已矣，越胜今何处。

当时二国君，一种江边墓。

罗隐的《西施》：

国家兴亡自有时，吴人何苦怨西施。西施若解倾吴国，越国亡来又是谁？

更有诗人称赞西施的爱国情操，视之为功臣，崔道融的《西施》：

苧萝山下如花女，占得姑苏台上春。一笑不能忘故国，五湖何处有功臣。

此外皮日休的《馆娃宫怀古五绝》评论越胜吴亡的角度更是别具一格：

绮阁飘香下太湖，乱兵侵晓上姑苏。越王大有堪羞处，只把西施赚得吴。(之一)

这一时期的咏西施诗怀古之作也

很多,不同于中唐时期的是,诗人在诗中对国家的衰亡表现了更浓厚的哀伤之情,也表达了诗人对西施的追思和凭吊:“响履廊中金玉步,采蘋山上绮罗身。不知水葬今何处,溪月弯弯欲效颦。”(皮日休《馆娃宫怀古五绝》之五);“一朝入紫宫,万古遗芳尘。至今溪边花,不敢娇青春。”(胡幽贞《题西施浣纱石》)

可以看出,为西施解脱“祸国”的罪名是晚唐时期西施诗主题的最大特点。因为这一阶段唐王朝的各种社会矛盾已经尖锐地突显出来了,党争、宦官专权、藩镇割据已成为国家的痼疾,只要是稍有见识的知识分子就清楚地意识到能社稷将倾的危机。而诸多的社会矛盾冲突又岂是区区一个女子能够负责的呢?如此众多的咏西施诗都在为西施翻案,足以得见当时的诗人们对王朝衰败的共同的清醒认识。

综上所述,由于西施故事中包含了不同方面的分主题,因此诗人在采用这一题材时会各自采用不同的分主题,但大致来说,处在同一阶段的诗人在诗歌题材的采用和主题的阐发角度上有共同的侧重点,这些共同的特点又往往能与诗人所处的历史阶段的国家社会的总体状况相对应。在同一个西施故事的题材表现上,盛唐诗人侧重西施的个人际遇,中晚唐诗人则侧重国家兴衰;中唐诗人痛斥红颜祸国,晚唐诗人则认为国家衰败的责任在君主。从诗人对西施毁誉不一的态度中,我们可以侧面体会一个王朝由盛转衰的演变轨迹。

### 三、西施的形象在唐诗中的塑造和演变

就喜事形象的塑造来说,初唐宋之间的《浣纱篇赠陆上人》并非佳作,诗中只是罗列了有关西施的所有事迹,对西施之美的描写也只是“鸟惊人松网,鱼畏沉荷花。”这是“沉鱼落雁”之类的旧套数,缺乏个性和新意。因此,宋之间的笔下塑造的西施是从典籍中搬录下来的西施,没有生命力。

真正光彩照人的西施形象出自盛唐。王维的《西施咏》对西施得宠后的娇纵略有微词。他塑造了一个骄慢的西施形象:“邀人傅春粉,不自着罗衣。君宠益骄态,君怜无是非。”

更为光彩传神的西施形象出自李白的笔下,他的《西施》中塑造的西施被寄予了诗人本身的性格特征,艳光四射,气质卓绝:

西施越溪女,自出苧萝山。秀色掩今古,荷花羞玉颜。浣纱弄碧水,自与轻波闲。

皓齿信难开,沉吟碧云间。勾践徽绝艳,扬蛾入吴关。提携馆娃宫,杳渺讵可攀。

一破夫差国,千秋竟不还。

而他的《口号吴王美人半醉》则描写受宠享乐时的西施,生动形象:

风动荷花水殿香,姑苏台上宴吴王。西施醉舞娇无力,笑倚东窗白玉床。

如此鲜明生动的美人形象在此后的唐诗中已不可多见。中唐诗人在这一题材上的诗作基本都是怀古之作,重在渲染西施和吴王荒淫奢侈的生活,晚唐诗人则更偏重于西施历史作用的评价。可以说,盛唐以后的西施形象塑造大都被越胜吴亡的历史大背景所掩盖,对西施个人的刻画都不及盛唐。但较之中唐诗中的“妖姬”,晚唐诗人还是略胜一筹,如刘驾《姑苏怀古》中“西施醉舞罢,侍儿整金钗。众女不敢妒,自比泉下泥。”对西施美貌的侧面描写;皮日休的《馆娃宫怀古五绝》(之三):“半夜娃宫作战场,血腥犹染宴时香。西施不及烧残蜡,犹为君王泣数行。”则写西施的悲剧;杜光庭的《咏西施》:“素面已云妖,更著花钿饰。脸横一寸波,浸破吴王国。”更用夸张的手法刻画西施的美丽,真可谓“倾国倾城”了。

### 四、唐代西施诗的总貌及影响

通过以上对唐代以西施故事为题材的诗歌的纵向对比,我们不难看出,在分主题的采用、主题的阐发以及对西施形象的塑造这三方面,初、盛、中、晚唐时期各有侧重,并呈现出了不同的时代特点。而就唐代西施诗的总体发展来看,呈不断上升趋势。不仅作家和作品的数量在不断增多,诗歌的内容、主题、形式也在不断丰富,到了晚唐,西施的故事已成为普遍的诗歌创作题材。其原因恐怕与唐代西施传说的不断丰富有很大关联。唐以前的西

施故事大致清楚但细节欠缺,而发展到了晚唐,诗歌中有关西施传说的遗迹则大量出现而且好象时人还普遍信以为真,馆娃宫、姑苏台、响履廊、香水溪、吴故宫、西施馆传说中的遗迹让诗人们凭吊追思不已,怀古、览古之作层出不穷。很难想象如果没有西施传说的不断丰富,唐代的咏西施怎会如此兴盛。与此同时,大量出现的西施诗反过来也丰富了西施的传说,唐代诗人对西施的毁誉不一也影响了后世创作中西施的两种不同结局。明代梁辰鱼的传奇《浣纱记》让西施与范蠡功成身退泛舟而去,今天的京剧传统剧目《西施》由梅兰芳编演,即大致据此;而《东周列国志》中西施的结局是:越灭吴,勾践携西施归。勾践夫人潜使人将西施负以巨石,沉江中。可见,唐代的西施诗的创作也是西施传说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诗歌创作与传说相互影响,这也正是西施诗的特色所在吧。

#### 参考文献:

- (1) 增订注释全唐诗 [M]. 文化艺术出版社, 2001 年出版.
- (2) 陈鼓应注译. 庄子今注今译. [M]. 中华书局 1983 年版.
- (3) (清) 孙诒让. 墨子闲诂. [M]. 中华书局, 1986 年版.

责任编辑: 赵冰

On Poems Chanting Xishi in Tang Dynasty

LIU Xiao-xi

(Armed Police Shenyang Commanding College, Shenyang Liaoning 110113, China)

Abstract: Xishi, an ancient Chinese beauty, was also a fiction figure in the literature works. And Tang dynasty was a poem peak with so many great poets among whom many wrote poems about the beauty. This article tries to analyses the poems chanting Xishi in Tang dynasty to scan the features and stream of thought and art of that time.

Keywords: fiction figure; subject; evolution